

我的40年

昔日电器“三大件”

■耿勇 文

对于现代人来说,家用电器空调、彩电、冰箱三大件是家庭的必备品,随处可见,不稀罕。商场里各种品牌、各种款式的三大件更是琳琅满目,让人应接不暇。小两口结婚,构建爱巢,备齐家用电器三大件,也是“必备科目”,当属小菜一碟。普通人,重新购置、更换家用电器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

可在改革开放之初,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它可是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心中“宝物”,也是年青人结婚的一块心病,让人深感“压力山大”。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,就是对空调的分享和敬重,对彩电的向往和呵护。

八十年代初的夏天都不是省油的灯,除了酷热还是酷热。那时我在空军学院政治部宣传处当新闻干事,每天抓耳挠腮就是落实领导“三天

内,要不报上有文字,要不电视上有画面,要不广播里有声音”的要求,每天除了采访,就是琢磨稿件的“新闻眼”。整个生活节奏像陀螺转个不停。风风火火的人,怕热不怕冷,可老天不作美,让人置身于摸啥啥热的“蒸笼”中,连办公室里电风扇吹的风都是经过加热的。伏案疾书,稿纸上常有汗迹,能用毅力忍耐炎热,却无法阻止汗水的“肆虐”,写稿时,桌上放的不是墨水,而是一盆凉水,右手拿笔,左手拿着湿毛巾,行文顺畅,高兴之时,便一头埋在凉水里,算是对自己的犒劳。白天有事,忙于工作,也算充实,日子还好打发,晚上便无处可躲。

部里有一台“电脑”,它的待遇比人高,享有装饰一新铺着红地毯、贴着美丽动人的花纹墙纸、还有深红色柔软鹅绒落地窗帘的电脑房,关键还有夺人眼球的窗式空调。白

天,各处干事都会因有打不完的材料,在那里停留磨蹭,享受着那份清凉。晚上我们单身族,干脆在红地毯上铺上草席入睡。可好景不长,安然入睡数日后,被领导发现,认为这样不妥,分享了电脑的待遇,不利于全面系统地保护电脑。我们只好知趣地卷起铺席,回到各自的办公室,没分宿舍,无家可归,仍旧如同往日睡在办公桌上,望着天花板上嘎吱嘎吱转个不停也响个不停的扇叶,热得有些发懵,发会呆后,又不由自主地去琢磨如何撰稿行文了。说心里话,那时的空调在我心目中,比“貌美温柔的女孩”分量重多了,尽管我还是光棍一条。

耕耘总会有收获。随着我的文章陆续被媒体采用,一时有了一点小名气,算在人才济济的政治学院站稳了脚跟。或许因为有些文采,抑或找对象“少尉嫌小,上尉显老,中尉正好”的原因,赢得了一位上海姑娘的芳心,谈婚论嫁,构建爱巢。

那时结婚,有两座“大山”,彩电、冰箱。因为空调根本就没敢想,当时想家里装空调多少有点“天方

夜谭”。那时,上海的金星彩电炙手可热,买它有钱还不行,还要彩电票,一票难求。学院有空闲房屋被作为仓库,常见有车辆拉整车金星彩电入库,让人眼馋。每年政治部只有为数几张彩电票,轮不到宣传处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,干休所一位干事转让一台深圳产康佳彩电,尽管不是金星牌,也够让我眼中冒“金星”的,我带钱去买这“二手彩电”时,同时有几拨人要买,场面十分尴尬,其中还有一位是老红军的儿子。我心情迫切,等着彩电结束“一人吃饱,全家不饿”的光棍生涯,所以把3200元钱往那位干事手上一塞,全身护住彩电,拉开谁搬彩电,我跟谁急的架式,这才算如愿以偿。

彩电买回家,往桌上一放,满壁生辉,档次顿时上了一个台阶,在女朋友和她的闺蜜面前,我多少有些神兜兜的,头高昂二寸。可是不久,麻烦来了。我在校图书馆借了一些书,因为人头熟,出馆门时,书未消磁,回来后也不经意也不懂就往电视机旁一放,结果电视机的画面色彩乱了,我慌得不行,现在年青人是花父母爷爷奶奶

的钱买房,那时我们也一样是靠长辈的积蓄买彩电。

买彩电难,修彩电也一样。整个江湾五角场没有正规的像模像样的彩电维修点,要快到外滩但不过外白渡桥那里才有一家,去了一问,维修人员张口就是开机费50元,修理费另算。好家伙,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200多元。舍不得,也幸亏没把电视机扛过去。后来七拐八绕托了个懂行的熟人,只见他拿个圆的去磁线圈,在电视机周围像魔术师一样,边转边退,然后走出房间,轻手轻脚地把门关上,说好了,我也不知真假,连忙递烟感谢。中午在饭堂,点了几个好菜,买了几瓶啤酒款待和感谢师傅。晚上,我悄悄回到宿舍,半信半疑打开电视机,喂,谢天谢地真的好了。

后来的幸福生活仿佛进入了快车道,条件的改善,远远超出了我们想象。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,也是骄傲自豪的。我们见证和参与改革开放40年,感受和感悟到了国家富强的整个过程。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,更是受益者,享受者。

杨浦记忆

被安置

■杜祖德 文

今年夏天上海成了台风的登陆路径,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有台风光顾。每当看到地方政府因台风来袭击一些人员进行安置的新闻报道,眼前不由浮现出自己曾被安置的情景。我生在杨浦,住在宁国路一带。上世纪五十年代这里属市区的僻远地段。当时周围五层以上建筑稀有,旧石库门住房属好的。居民住的多是自建的门户简屋,遇上台风就可想而知了。

当时安置是根据住房结构由居委定的。我家是木板壁、毛毡顶属危房,只要有安置必入此列。每当台风将至,居委就会提前上门通知安置的时间和地点,安置的地点是熟门熟路的

我的母校——杨浦区第一中心小学。

天热我们带的行装十分简单,一张草席、一条被单、一只枕头。拖一双木屐,短裤衩套件背心便可出发。我们不像大人们有种避灾的忧烦,倒像去一个人多热闹的纳凉场地。

到了被分配的安置场地,用席子朝地板上一铺,就是我的领地。用抹布一擦,放上枕头被单就是我的床。

被安置的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左邻右舍,大人间有时会带点矜持。小孩就不同了,因为还有同校同年级的同学,一帮小孩厮混在一起很快就自然熟了,做起了捉迷藏、木头人的游戏。累了,倦了,找到自家方位倒头就睡。

安置点的灯是不熄的。大家都是和衣而睡。说是睡其实只有小孩在睡,大人们只是在倦时打个盹。他们的耳在听外面的风雨,他们的心牵挂着家和亲人。这是我为人父后才得出的体会。

世相百态

洞庭鱼

■魏鸣放 文

一条细鱼,在玻璃瓶中。那是从湖南岳阳回来。刁子鱼,很小,才两三厘米,闪闪烁烁地游。知道,其实是一种十分凶猛的鱼。让人幻觉,那一身白冷的银光,微蓝,像一种暗器,小者,从眼前嗖声飞过,无声无息中,可击倒一头狮子,大者,或遇上一条鳄鱼,或大象,无不轰然倒地。这种鱼,主要在两湖流域出名,江浙一带少见。学名:翘嘴鲌,又叫条鱼、白鱼、翘壳、白丝。诗人杜甫曾形容“白鱼如切玉”,还真是的呢。八百里洞庭,来了。这一回来,重走君山岛,从岳阳楼边坐快艇过去,全是为了立体感受一下洞庭大湖。一路带着小网,在君山岛的码头下,自然捞了十多条石斑鱼。之后两天,按计划去岳阳周边。沿着汨罗江,看看屈原投江处,看看杜甫终老处。当天晚上,回到巴陵广场高高台阶上,面对着洞庭大湖,人一层一层坐下去,看湖水一级级升上来。远近,一片黑天黑地,黑雾茫茫。湖上,走着红绿船灯,很慢,也很快。晚上12点,有人在台阶下,打开

手机手电筒,说是有鱼。此时,正是大湖波涌浪起的时候。穿着拖鞋,赤脚水中,都是满满的水,不冷不热。细看,没入水底的台阶上,浑然水色中,果然有着三五成群的小鱼,很小,很细,一一都在水面上随波逐流,一上一下,游得很慢。

在白天,在平静的水中,它们不会离你这么近。

以刁子鱼之快速游动,如此小小渔网,你根本捞不到半条影子。回宾馆取来小网,在湖边捞上十几条,装在另一个瓶子。第二天一早,宾馆窗台上,水中鱼,窗外鸟,都成了天上的风景。

上午临走,又去湖边看了,果然没有。却见一只青蛙,大白天,蹲在水边,对着八百里洞庭,也作无语沉思状。那岂不是模仿昨晚的我?不用说,我得引以为知己,带上,一起上路,走进岳阳深处。

第一天,转了一片青山绿水,在汨罗县看了屈子祠。第二天,转了又一大片青山绿水,在平江县看了杜甫墓,也看了平江起义纪念馆。

洞庭君山,去年来过,那时春天,退潮了。一片芦苇草地,不见湖水。君山不是岛。这一回夏天,八月湖水平了,君山又成了岛。

小桌上,细鱼,青蛙,都在玻璃瓶中,无语相对。

记否,“袅袅兮秋风,洞庭波兮木叶下”?

岁月悠悠

一方蓝天

■胡安文 文

推开一扇小门,摸过一条昏暗而狭窄的甬道,只见一方蓝天。那是通北路榆林路转弯角上一个老宅的天井。一块铺板支在两根长凳上,一圈小矮凳围在四周。旁边有一口古老的井,里面常常会拎出个凉西瓜。四边有一应神秘的门窗,门窗后不知道有多大,房后还有一棵结满了无花果的树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,七八个小孩坐下后开始做作业,那是通一小学规定的分小组温课。那时家人人家都是双职工,没人管孩子,更没有晚托班,每天只上半天课,下午就由每个小组长负责温习功课。谁家房子大就在谁家集中。

一群小学生,从小学会自己管自己,不安分的同学偶尔耳语几句,引出一片笑声。有人先完成了,就去惹别人,引发一通斥责,一通埋怨。稍

事安宁又是一波热闹,因为又有几人完成了。总有几个做作业慢的人只能瞪瞪眼了。都做完了,于是开始追逐,开始扭缠,开始争吵。刚才的寂静被打破了,十龄稚子真的无知,无忧,无虑,无畏,在这一方蓝天下演绎着他们短暂的童年,他们不可能意识也不会去珍惜,这方蓝天下的童年其实稍纵即逝,永不复返。嬉闹声终于启开了一扇神秘的窗,露出一个头:“轻点!”

他们也终于安静得坐下来,在这一方蓝天下,谈论起他们的新闻。有跳绳跳进了电视台,有合唱团又要排新歌曲,也有某同学被罚站,某同学作业不交,明天肯定有好戏看。另外,也有谁看到了班主任的男朋友。那时候还不懂得什么叫八卦。一阵阵笑声飘逸出那方蓝天。蓝天下,白云悠悠。

我尤其记得,蓝天下也掺杂些笑闹,住在三层的某同学半夜起来小便把痰丢弄翻,害得下面前楼的女同学睡梦中淋“雨”;某同学的妈妈眼睛太近视了,生煤炉点火时老有头发烧焦味;两个同学,数学课

上,把364前后两个数说成3、4。数学老师调侃地在黑板上画了山、水……笑声随着童年的岁月升腾在一方蓝天的上空,竟然漂浮了五十多年,每每聚会,每每笑声一片。前几年到敬老院探望弄翻痰盂那个同学的老母亲,九十六岁的老人家还跟那女同学道歉呢。

稚童不知愁。其实不久后,这方蓝天上便出现了阴云。读书无用论淹上了作业本,稚嫩的笑声变成了激烈的口号声。因为那场运动,中国小学史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“七年级”。蓝天没有了,笑声没有了,追逐和嬉戏都没有了,只剩下那口枯井还在,那几个孤独的无花果还在,那几扇阴暗的门窗再也没有启开。一方蓝天被拆迁了。如今,我抚摸那段记忆,只是格外怀念着童年那一方蓝天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